

「富士康的員工跳」，黃凌鋒和另外一對母女的跳於是對東涌逸東村扯上了「綜緩」以及「思覺失調」的渠道。今天，再有深水埗女生「墮樓」。

「事件」的「真相」，大部份是依賴「報導」去告知。在主角的「聲音」未能聽到之餘；社會、家庭和學校的角度，可能成為我們對事件界定的取向。

傷者，死者的尋死原因；最終，會是由我們心中去決定。如此，去面對、探討、反思和珍重受苦者背負的故事；可以設定平台、細心安排的步伐，時間；都沒有。

大家生活是夠煩擾的了，快快決定原因——是悲劇！一定是。

徐步高的死，也是不用探討的。社會主流價值觀，主管了一切。徐步高，是不重要？那麼，黃凌鋒，重要？似乎，也不……

於是，人和人之間，相處不重要。都流走了，集結在人和「重要」的「事件」中。如此「事件」，是，工作？股票？

黃凌鋒的不在，大概是「思覺失調」的責任，與我們又有何關係呢？如此類推。

下次，會有「電池失失調」「陽光雨水失調」；有……

教育者和專家們，都在嘗試努力以赴，尋找解決辦法，不是嗎？